

## 资产阶级国王

(欢乐的颂歌)

朋友！天空阴沉沉，寒风冷飕飕 这是令人忧郁的日子。讲个愉快的故事吧……这样可以排遣那美丽而灰色的忧伤。且听我讲吧：

在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城池里，有个权势十分强大的国王，他拥有漂亮而古怪的服装、裸体的黑白女奴、鬃毛细长的马匹、锃光发亮的武器、快跑如飞的猎狗，还有手持青铜号的猎手，他们把号角吹得震天价响。他是位诗人国王吗？我的朋友，他不是诗人国王，而是资产阶级国王。

这位至尊热爱艺术，对他的乐师、赞美诗作者、画师、雕刻师、药剂师、理发师和击剑师们一概慷慨赏赐。

在树林中，他喜欢在受伤的、流着鲜血的狍子或野猪旁边，让他的词章专家即兴吟唱颂歌；奴仆们给金杯斟满直冒气泡的美酒，宫女们以动听的节奏拍着手。他是位十分可爱的国王，他的巴比伦城中整日价鼓乐喧天，笑声和吃喝打闹声不断。他在闹哄哄的城里住腻了，就出去行猎，大队人马把树林闹得不亦乐乎，鸟儿们吓得飞出了窝，打猎的叫喊声震撼洞穴的最深处。四腿极富弹性的猎犬，狂奔乱窜，所到之处，野草尽被踩折。猎手们伏在马背上驱马驰骋，跑得满脸通红，头发和紫红的披风飘飘扬扬。

国王有座华丽的宫殿，里面储存着金银财宝和奇妙的艺术品。每当国王穿过丁香花丛，在宽广的水池之间款款走来时，首先向他敬礼的是白颈天鹅，而不是站得笔直的仆役。此乃情趣也。他沿着一个阶梯拾级而上，阶梯两边是一根根雪花石和绿闪石柱，柱旁则有所罗门王宝座上那样的大理石狮子。此乃高雅也。除了天鹅，他还养着一大群鸟雀，因为他是谐音、鸟语和雀鸣的爱好者。他在鸟雀旁边阅读奥内先生的小说或关于语法、美学批判之类美妙的书籍，以修身养性。原来，他还是那些咬文嚼字的经院派和艺术上讲究雕琢风格者的坚定卫士，具有修饰、矫正癖的高尚灵魂。

如许之多的日本艺术品！如许之多的中国艺术品！却纯粹是为了摆阔。如果他高兴，完全可以装备一个符合龚古尔情致的沙龙，装备数百万个符合克雷所情致的沙龙。瞧，张着血盆大口、蜷着尾巴的青铜怪兽，奇里古怪、妙不可言地分群陈列；京都的漆器，上面镶嵌着奇花异草的枝叶和陌生的动物；靠墙放着的古怪扇子上，装点着蝴蝶。那里有光怪陆离的鱼和公鸡，有相貌吓人、眼如活人一般的假面具；有十分古老的戟，戟柄上镶着几条正在吞噬荷花的龙；有蛋壳瓷，黄丝袍（像是用蜘蛛丝织成的，上面绣着红鹤和绿稻）；还有那些有几百年历史的大瓷花瓶，瓶身上画着腰系兽皮、一手持弓一手握箭的鞞鞞武士。

此外，有一个希腊厅，里面装满大理石雕像：全是女

乔治·奥内（1848—1919），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指龚古尔两兄弟，法国19世纪著名作家。

克雷所（公元前563—公元前546），古代吕底亚王国末代国王，以拥有巨大财富著称。该王国后为波斯所灭。

神呀，缪斯呀，仙女呀，沙蒂罗呀；还有一个风流才子时代厅，里面陈列着华托和夏尔丹的画。再往那边，还有两个、三个、四个大厅，嗨，大厅真多啊！

这位梅奇纳在各个大厅溜达，一脸威严，大腹便便，头戴王冠，相貌同纸牌上画的一模一样。

有一天，有人把一个怪人送到御前，当然国王周围有朝臣、文人学士、骑术师和舞蹈师。

“这是什么东西？”国王问道。

“陛下，是诗人。”

国王在池中有天鹅，鸟苑中有金丝雀、麻雀和蜂鸟，然而诗人，那真是新奇东西。

“把他收下吧。”

诗人开口道：

“陛下，我还没有吃饭。”

国王道：

“先讲话，后吃饭。”

诗人便讲了起来：

“陛下，很久以来，我一直歌颂希望的未来。我展翅驾御狂飙飞翔，我在晨曦中降生，我寻找优选人种，他应唱着颂歌、弹着七弦琴等候伟大的太阳升起。我摒弃那肮脏的城市、洒满香水的卧室、使灵魂充满琐屑感情的风月女子以及涂满铅粉的脸蛋所激发的灵感。我把专事阿谀奉承、琴弦纤细的竖琴，在波希米亚高脚杯和那盛满冒着泡沫、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

② 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

梅奇纳，古罗马骑士，专事保护艺术、文学和科学。

醉人而不能健身的酒的罐子上砸碎。我扔掉那将我装扮得像滑稽演员或女人的披风，把自己穿戴得强悍而辉煌；我穿的是紫红衣服<sup>①</sup>。我去过森林，住在那里养得壮壮实实，喝足了滋补的牛奶和新生命的烈酒。在波涛汹涌的海岸，我顶着狂烈的黑色风暴，或如强悍的天使怡然昂首，或如奥林匹斯山上的半仙，不轻吟软绵的情歌，而朗诵豪放的诗。

“我拥抱过大自然，追求过理想的激情——那星辰中的诗，苍穹深处的诗，珍珠中的诗，海洋深处的诗。我曾经愿意成为猛士！因为适逢大革命时代，出了个弥赛亚<sup>②</sup>。出现一片光明，环宇震荡，风雷滚滚，必须以凯旋门一般豪迈的诗歌，以钢铁般铿锵、黄金般闪光、爱情般热烈的诗句领受时代的精神。

“陛下，艺术并不存在于冰凉的大理石外壳，既不存在于矫饰的图画中，也不存在于奥内先生的杰作里！陛下，艺术是不穿奇装异服的，他讲话没有资产阶级口吻，也不装腔作势。他是正人君子，若不披黄金袍，就披火焰袍，或者干脆赤身裸体，用狂热糅合黏土，用光线绘画；他身强力壮，像雄鹰一样拍击翅膀，像狮子一样抓扑。陛下，在阿波罗和鹅之间，请选择阿波罗，尽管阿波罗是用黏土捏成的，而鹅是用象牙雕刻的。

“哦，诗歌啊！”

紫红色的衣服显示尊贵。

弥赛亚，圣经人物，是救世主，也指耶稣。

糅合黏土，本应用水；绘画本应用颜料。作者意在突出“诗人”的装腔作势。

阿波罗，希腊神话人物，即太阳神。

“可是，诗的节律卖身求荣，竟诬歌女人的黑痣，制作诗歌糖浆。陛下，而且连鞋匠也对我的十一音节诗说三道四，药物学教授也对我的诗作指手划脚。而这一切，陛下，竟是您授权他们干的！……理想啊理想……”

国王打断道：

“诸位爱卿都听到了。怎么办呢？”

一位哲学家开口道：

“陛下，如果您允许的话，可以让他摆弄八音盒挣饭吃。我们可以把他放在花园里，靠近天鹅的地方，以便陛下散步时享用。”

国王说声“对呀”，便转身对诗人道：“你去摇八音盒摇把吧，闭上你的嘴。如果你不愿意饿死，就得摇响八音盒，奏出华尔兹、四步舞曲和快步舞曲。一支乐曲换一块面包。不准饶舌，莫谈理想。走吧。”

从那天起，就可以看到那挨饿的诗人站在天鹅池边，摇着八音盒，丁零丁零……在伟大的太阳注视下，他感到羞耻！国王从附近走过吗？他就摇得八音盒丁零丁零、丁零丁零！……想填饱肚子吗？丁零丁零！来吮吸丁香花上露水的自由的鸟儿们嘲笑他，蜜蜂们嗡嗡叫着蜇他的脸，他热泪盈眶……痛苦的泪水顺着脸颊滚滚而下，掉到黑土地上！

冬天到了，这可怜虫从肉体到灵魂都感到冰冷。他的头脑僵化了，所有伟大的颂歌都忘得一干二净，这位高吟山顶雄鹰的诗人不过是个摇八音盒的可怜鬼，只有丁零丁零声而已！

下雪的时候，国王及其群臣忘记了他；对鸟儿倒有人为之御寒，却把他扔在冰冷的露天，任由寒风撕咬他的躯

体，抽打他的脸孔。

一天夜里，鹅毛大雪从寒天纷纷扬扬落下，王宫里正在举行夜宴。枝形吊灯的光芒在大理石、黄金以及古老瓷器上满清官员的大袍上欢快地闪烁着。人们为辞章教授先生合仄押韵、抑扬顿挫、铿锵动听的祝酒诗拼命鼓掌，玻璃杯中则有香槟酒冒着汽泡。冬日之夜，乃作乐之夜也！而这个倒霉坏混身是雪，在呼啸的北风中冻得哆哆嗦嗦，在池边摇着八音盒暖和身子；在这阴冷的夜里，在无情而冰冷的雪地里狂乱地摇响快步舞曲、四步舞曲，乐曲在光秃秃的树林间回荡，然而，他还是冻死了，至死还在期望随着翌日太阳升起而产生理想……还在念叨什么艺术是不穿奇装异服而只披火焰袍或黄金袍……直到次日，国王及其臣僚们发现这位诗人可怜鬼像麻雀一样冻死了，他嘴角上挂着痛苦的笑意，手依然握着八音盒摇把。

哦，我的朋友啊！天空阴沉沉，寒风冷飕飕，这是令人忧郁的日子。灰色的莫名愁绪油然而起……

不过，及时的一句话、一握手，都能温暖人的心灵！再见。

## 聋子沙蒂罗

奥林匹斯山附近住着一个沙蒂罗，他是那座森林的老国王。诸神对他说过：“这森林是你的，享福吧；当个安乐王，找女妖们寻欢作乐，吹吹你的笛子。”这个沙蒂罗果然过着逍遥的日子。

有一天，阿波罗老爹正在弹奏着神妙的七弦琴时，沙蒂罗走出他的王国，竟爬上神圣的奥林匹斯山，冲撞了这位满头长发的大神。阿波罗惩罚了他，将他变成什么也听不见的聋子。稠密的森林里到处有鸟儿啼鸣，高歌低吟，此起彼伏，然而沙蒂罗一点也听不见。夜莺飞来，在他那绕满葡萄藤、长着乱哄哄毛发的头顶上空，唱起了歌，直唱得溪水驻足、苍白的玫瑰满脸娇红。沙蒂罗却木然，间或粗野地哈哈大笑；有时候，他透过枝叶缝隙看到被金色阳光照着的某个女妖丰满白皙的臀部时，就狂舞乱跳。所有的动物都像对待自己的主人似的，在他周围听候差遣。

为了让他高兴，一群群酒神女祭司在他面前狂热地跳舞，跳得双颊绯红；在他身旁，一群农牧守护怪凑趣，他们像漂亮的少年，满脸堆笑，恭恭敬敬地给他捶背按摩。不过，沙蒂罗什么声音也听不到，甚至连对响板的嘎嘎声也毫无感觉，然而他享到了其他清福。这位大胡子、山羊脚的国王便如此打发日子。

这位沙蒂罗很古怪。

他有两名宫廷顾问：一名是云雀，另一名是驴子。沙蒂罗变聋时，云雀就失宠了。而在此之前，每当他与女妖们玩腻后，优美地吹奏笛子时，云雀就为他伴唱。

后来，在他的大森林里，他连奥林匹克山雷鸣般的声音也听不见了，那头耳朵长长的有耐性的牲口就充当他的坐骑，云雀则在晨光通明时，飞离他的双手，啼唱着向天上飞去。

森林浩瀚。树林的顶部归云雀，林中草场归驴子。早晨，云雀有朝霞来问安，她饮嫩芽上的露珠；唤醒橡树时说：“老橡树，醒来吧。”她以太阳的亲吻而欢愉，启明星对她爱慕追求。广袤的深蓝心中明白，如此小巧玲珑的云雀就处在自己的荫底下。而驴子尽管当时尚未与康德晤谈，却据说是个哲学家。沙蒂罗见这位思想家庄重地晃着耳朵在草地上啃草时，便对他尊敬有加。那时候，驴子还不像现今这么赫赫有名。当他嚼着草时，并没有想到丹尼尔·海因修斯用拉丁文，帕斯拉、布丰和伟大的雨果用法文，波萨达和巴尔德拉马用西班牙文对他讴歌。

驴子极有耐性，苍蝇叮他，他用尾巴将它们赶走，不时尥尥蹶子，并仰脖向森林的穹顶发出奇特的谐音。然而他在那里备受抚爱。他在可爱的黑土地上睡午觉时，花草

丹尼尔·海因修斯（1580—1655），荷兰哲学家。

让·帕斯拉（1534—1602），法国诗人。

波萨达（1851—1913），墨西哥版画家。

巴尔德拉马（1834—1902），智利医生，作家。

给他香气，大树弯腰给他遮阳。

那时候诗人俄耳甫斯 被人间的苦难吓得想逃向森林，在那里树干 和岩石也许是知音，会如痴如醉地倾听他歌唱；在那里他奏响乐器时，也许会为爱情与生命火热般的和谐而震颤。

这位俄耳甫斯只要弹奏起七弦琴，他那英俊的脸上就浮现微笑。得墨特耳 为之振奋。棕榈树播撒起花粉，种子们绽开，狮子们悠然晃动鬃毛。有一次，一朵康乃馨花飞离花茎，变成一只红蝴蝶；一颗星迷迷糊糊地落下来，变成一朵百合花。

沙蒂罗在这森林里被奉若半神，林中歌舞升平，有无数美女，有享不尽的荣华；在那里，女妖们和酒神女祭司们都任他搂搂抱抱，却始终是处女；在那里有葡萄、玫瑰花和琴声；怪癖的国王在醉醺醺的农牧守护怪们面前，像醉汉一般手舞足蹈。这座森林似乎被沙蒂罗施了魔法一般，世上有哪座森林能比得上他的呢？

俄耳甫斯打扮一新，头戴桂冠，手拿七弦琴，高昂着光荣诗人的头去了。

他径直来到那位毛茸茸、野人般的沙蒂罗的住地，为了得到殷勤招待，便唱了起来。他讴歌伟大的友夫<sup>④</sup>，讴

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人物，是阿波罗和文艺九女神之一卡利俄珀所生之子，善弹七弦琴，娶女神欧里狄克为妻。

在西班牙语中，tronco 既有“树干”的意思，又有“笨蛋”、“没有感情的人”的意思。

得墨特耳，希腊神话人物，大天神宙斯之姐，是地神。

友夫（Jove），即朱庇特，是希腊神话中宇宙最高主宰，奥林匹斯山之王，均为罗马名字，其希腊名字为宙斯（Zeus）。

歌厄洛斯、阿弗洛狄戒<sup>②</sup>，讴歌英俊的半人半马怪和热情的酒神女祭司们，讴歌狄俄尼索斯 的酒杯及其在空中高兴地挥舞的葡萄叶杖，讴歌潘 这位山岳之帝、树林之王、善歌的沙蒂罗神。他歌颂天空与大地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他的歌声如清风拨动竖琴而奏出的旋律，如树林的低语，如海螺的浑厚音调，如排箫悦耳声音。他唱出了来自天穹而令众神十分喜悦的诗——那种与山川共存、日月同辉的仙乐神曲。他歌颂了温煦的白雪的怀抱、雕琢精美的金杯、鸟的嗉囊和太阳的光辉。

从他歌唱一开始，阳光更明媚。粗大的树于摇晃了起来，有的玫瑰落下花瓣，有的百合花慵懶地低垂着头，像软绵绵地昏晕过去一样。因为俄耳甫斯用七弦琴奏出的乐曲能令狮子呜咽、顽石哭泣。暴怒的酒神女祭司们闭上了嘴，像在睡梦中倾听他弹唱。一位从未受沙蒂罗淫乱眼神玷污的水仙诚惶诚恐地走近歌者，对他说道：

“我爱你。”

夜莺飞到七弦琴上，像诗兴十足的鸽子一样停在那儿。除了俄耳甫斯的声音以外，万籁俱寂。连大自然也感到万物对他的欢迎热忱。维纳斯从附近经过时，远远地就以她悦耳的声音问道：

厄洛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其罗马名字为丘比特（Cupid）。

阿弗洛狄戒，希腊神话中专司女性魅力和美貌的爱和美之女神，其罗马名字为维纳斯（Venus）。在本文中作者把希腊名字和罗马名字混用。

狄俄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常持葡萄叶杖出现，其罗马名字为巴克斯（Bacchus）。

潘，希腊神话中的牧神，头上长角，大胡子，下半身为公羊身子，颇似半人半羊怪的沙蒂罗，故此处称他为“善歌的沙蒂罗神”。

“是不是阿波罗在这里呀？”

所有这一切仙乐雅调，只有沙蒂罗一点儿也听不到。

诗人唱完，便问道：

“您喜欢我唱的歌吗？如果喜欢，我就留在这森林里，与您一起生活如何？”

沙蒂罗无法明白他说什么，便朝他的两名顾问看了一眼，要他们拿主意。他那么看一眼，是征询意见。

“老爷，”云雀使劲喊道，“他这样给咱们歌唱，就让他留下吧。他的七弦琴漂亮，声音洪亮。他向您奉献了美妙的乐曲和您今天在森林中看到的奇异光辉。他向您奉献千古绝唱。老爷，我就没有这本事。每当黎明降临、大地苏醒时，我向天穹飞翔，并从高空撒下缥缈的鸣啭，在晨光中我的歌声响彻天空，令苍穹欢愉。可是我要告诉您，俄耳甫斯唱得好，他是诸神中的翘楚。他的乐曲令整个森林陶醉。鹰们在咱们头顶上翱翔盘旋，开满鲜花的灌木悠然摇晃他们神秘的香炉，蜜蜂们飞出蜂巢来倾听。老爷，您问我有何意见？咳，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把缠着葡萄叶的花环和葡萄叶杖送给他。天下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实的，另一种是虚的。赫拉克勒斯以其腕力所为，俄耳甫斯凭灵感能够办到。大力神也许能一拳砸碎圣山。俄耳甫斯以其战无不胜的声音能驯服涅墨亚山谷的狮子和厄律曼托斯山的野猪。人各不同，有的人生来是打铁的，有的人生来是在沃土上种麦的，有的人生来是在残酷的战争中打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人物，其罗马名字为海格立斯或赫丘利（Heracles），是宙斯与最后一个凡人女子所生之子，力大无穷，独自完成十二项英雄业绩，其中包括杀死涅墨亚山谷的狮子和厄律曼托斯山的野猪。

仗的，还有的人生来是教育人、歌功颂德的。如果我是您的侍酒者，就该给您斟酒，您该享口福；如果我向您献上赞美诗，就该您的心灵去享受。

云雀歌唱时，俄耳甫斯用七弦琴伴奏，从芬芳的绿树林传出一阵阵抒情之风。聋子沙蒂罗开始不耐烦起来。那位陌生的访客到底是谁？为什么当着那位访客的面，疯狂而令人心旌摇荡的舞蹈就停止了呢？他的两位顾问在说什么呢？

噢，云雀已经歌唱，然而沙蒂罗听不见！最后他看看驴子。

他还没有发表意见吗？那好，面对呼呼作响的浩瀚森林，在神圣的蓝天下，驴子严肃而固执地、像哲人沉思一般，静悄悄地摇摇头。

于是，沙蒂罗一跺脚，怒气冲冲，竖眉瞪眼，不顾一切，向俄耳甫斯指着森林的出口，吼道：

“出去！.....”

这声音传到邻近的奥林匹斯山，在那里回荡。山上诸神正在嬉戏，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震云霄。

俄耳甫斯伤心地走出聋子沙蒂罗的森林，见到第一棵桂花树时，差点儿想上吊。

然而，他没有上吊，而是与欧里狄克结为伉俪了。

## 仙 女 (巴黎的故事)

莱斯比亚是位任性而又好恶作剧的坤伶，她的古怪脾气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在她最近购买的城堡里，我们六位友人围桌而坐。这位阿斯帕西娅 坐在主位，粉红的手指夹着白糖块，像贪吃的女孩一样，正在吮着糖块玩。那正是饮卡尔特酒 的时候。桌子上，杯中的酒像融化了的宝石一般，枝形烛台的烛光在饮剩一半的酒杯中漫漶，或呈布尔戈尼 葡萄酒的紫红色，或呈香槟的金黄色，或呈薄荷酒的祖母绿色。

盛宴之后，众人兴高采烈地谈论脾性温和的艺术家。在场者都算得上艺术家，而且还有一位胖乎乎的学者。此人用一条奇大的领带在雪白的胸衣上打一个大领结。

有人说道：

“对，对，就是弗雷米耶<sup>④</sup>！”

从弗雷米耶谈及他雕刻的动物，他的精湛雕刻技艺，

- ① 雅典的交际花，后用作对某些行业妇女的谑称。
- ② 法国卡尔特教派修道院酿造的香酒十分有名。名曰饮卡尔特酒，实际上是根据宾客的喜好，上各种酒。
- ③ 布尔戈尼，法国地名。
- ④ 弗雷米耶（1824—1910），法国雕刻家。

以及摆在我们身边的两只青铜狗；其中一只在搜索猎物的踪迹，另一只似伸着脖子仰望着猎人，把纤细的尾巴竖得笔直。是谁谈起米隆的？是那位学者，他用希腊语朗诵了阿那克里翁的一首讽刺诗：“牧人，把牛群赶远一点放牧，不要以为那头母牛像米隆雕塑的，就想牵回家……”

莱斯比亚刚吮完那块糖，便以银铃般声音哈哈大笑说：

“得了！我就喜欢沙蒂罗。我真希望我的这些青铜像获得生命，如果能办到这一点，这些毛茸茸的半神中，有一个就是我的情夫。我提醒你们，与沙蒂罗相比，我钟情于半人半马怪，我心甘情愿让这些壮实的怪物之一把我抢走，目的就是要听听被捉弄者的叹息，听他凄凉地吹奏笛子。”

学者打断她的话，说道：

“沙蒂罗、农牧守护怪、半人半马怪以及美人鱼，像蝶螈和凤凰一样过去是有过的。”

我们都笑了，在众人的笑声中，莱斯比亚的笑声最令人陶醉，她那俏丽的脸艳如桃花，似乎极为兴奋。

学者接着说：“确实如此。我们当代人凭什么否定古人肯定了的事实？无论亚历山大看到的同人一般高大的狗，还是生活在海底的克拉肯蜘蛛，都实有其事。当年 90 岁的圣安东尼奥修道院长去寻访住在山洞里的巴勃罗老隐士，莱斯比亚你别笑，这位老圣人根本不知要寻访的人在何处，你们知道，他拄着拐杖在荒原上走了许多路以后，是谁给他指了路？一个半人半马怪，也就是一位撰书人所说的

米隆，古希腊雕刻家，作品有《雅典娜》、《掷铁饼者》等。

阿那克里翁，古希腊抒情诗人。

欧洲国家历史上有不少国王叫亚历山大，罗马教皇中也有叫此名的。

克拉肯蜘蛛，挪威神话中的海怪。

“上身像人，下身似马”的怪物。那怪物讲话似愠怒，行走如飞，一会儿老圣人就看不见它了。那怪物奔跑时，头发在风中飞舞，肚子贴地。

“就在那次寻访途中，圣安东尼奥看见一个沙蒂罗，‘是个形象怪异的小个男人，待在一条小溪边，鹰钩鼻，前额窄而多皱纹，他那畸形身子的最下部是一双山羊脚。’”

“科居罗先生 未来的科学院院士 你说得分毫不差。”莱斯比亚说。

学者继续说：

“圣赫洛尼莫认为，在康士坦丁大帝时代，有人把一个活的沙蒂罗送到亚历山大城，那沙蒂罗死后，尸体还被保存下来。‘而且 安梯奥基亚 皇帝见过那个沙蒂罗。’”

莱斯比亚又给自己斟满了薄荷酒，像猫科动物似的把舌头在绿色酒中蘸了蘸。

“阿尔贝托大教士 说过，在他那时代有人在萨克森山区捕获两个沙蒂罗。欧里科·索尔马诺肯定地说，在鞑靼人地区有独脚人、单臂人。比森西奥见过呈送法国国王的一个狗头怪。（莱斯比亚笑了。）这狗头怪的大腿、胳膊和手，汗毛很少，几乎同咱们人一样。（莱斯比亚像被人呵痒痒的小女孩似的乱动起来。）它吃熟肉 喜欢喝酒。”

“鸽子粪！”莱斯比亚叫道。

鸽子粪立即跑来，原来是只哈巴狗，形状像一团棉花。女主人将它抱起，在众人哄笑声中，说道：

“来亲亲 那狗头怪的脸同你的一样！”

安梯奥基亚，古地名，即今土耳其东南沿海的安塔基亚。

② 阿尔贝托大教士（1193—1280），多明尼克教派著名修士。

她在它嘴上吻了一下，哈巴狗激灵了一下，鼻翼起伏着，似乎难以消受。

学者极为得体地结束道：“菲莱贡·特拉里亚诺认为，半人半马怪有两类，其中一类酷似象。”

“别掉书袋了。”莱斯比亚说罢，将杯中物一饮而尽。

我心中庆幸，我直到那时一言未发。

“咳，我就喜欢仙女！”我感叹道。“我很希望观赏林泉美女们的裸体，即使如阿克特翁那样被群犬撕咬成碎片，我也甘心。可惜世上没有仙女！”

那次愉快的聚餐就此结束，众人在哈哈大笑声中离去。

莱斯比亚以怪兽般的眸子死盯着我，压低声音，只让我一人听到她说：“得了吧，仙女是有的，你会看到的！”

那是春季里的一天。我在城堡的花园里漫步，神色简直像毫无感觉的梦游者。麻雀们或在新发的丁香枝头吱吱喳喳地鸣叫，或啄食金龟子，金龟子们则以幽绿的甲壳——它们的金属护胸甲保护自己。在玫瑰花圃，大红的、紫红的花漫地都是，幽香阵阵，扑鼻而来。往前走，大丛大丛的紫罗兰花，颜色宁静，香气纯净。再往前，是高大的乔木，枝叶葳蕤，无数鸟雀栖息其间，绿阴中隐现着塑像，掷铁饼者青铜像，姿态潇洒肌肉毕现的角斗士，更有被覆着攀援植物、充满花草香的亭台、檐廊。这一切建筑十分优美，全都模仿爱奥尼亚风格，

- ① 阿克特翁，希腊神话故事人物，因偷看童贞女神狄安娜洗澡，被变成一头鹿，最后被他自己的一群猎犬咬死。
- ② 爱奥尼亚风格，希腊三大建筑风格之一，其特点是细柱，柱顶呈螺旋状，柱基为线脚。

所有的女人像柱都是白色的，形象活泼；男人像柱则按柱式风格建造，全都阔背突肌，刚劲有力。当我正在这美丽的迷宫中踟躅时，听到那边林木幽暗处的池塘传来响声。池塘里有一些如同用雪花石雕琢的白天鹅，还有一些天鹅的颈项一半是乌檀木色的，仿佛一条雪白的腿穿上了黑袜子。

我走得更近一些。我是在做梦吗？绝不是！我的感觉犹如你首次在岩洞中看见仙女时的感觉一样。

在池塘中央，在受惊的天鹅群中，有一位仙女，一位真正的仙女，将其玫瑰色的肌体浸入清澈的水中。透过树叶缝隙尚能看到，露在泡沫上方的臀部，有时宛如被模糊的光亮镀成金黄色。啊！我看到了百合花、玫瑰花、白雪和黄金，看到了一个有生命有形态的理想尤物；在被搅乱的碧水哗哗声中，我仿佛听到一阵悦耳的嘲弄笑声，它令我热血沸腾。

突然，那尤物逃跑了。仙女走出池塘，如出水芙蓉，收拢她那滴着珠玉的秀发，跑过玫瑰圃，穿过丁香和紫罗兰花丛，咳，在茂密的树林那边一拐弯就消失了！我这个抒情诗人——受嘲弄的农牧守护怪，瞧着那些雪白的天鹅向我伸着顶端饰有光亮的玛瑙般啄的长脖子，觉得它们是在讥讽我。

仍是那晚的友人们，一块儿用了午餐。我们这些人个个神采飞扬，其中当然有未来科学院院士——那位胸上扎着暗色大领结的胖学者。

大家在大厅里议论弗雷米最近的作品时，莱斯比亚突然以悦耳的巴黎腔叫道：